長水日抄

耄餘雜識

病榻寤言

清暑筆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長水日抄

陸樹聲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長水日抄小引

余自請謝歸。年衰病積。居嘗燕息。屏絕思慮。塞兌忘言。然時中不覺念起。或追憶見聞。偶與心會。抑塞未能閒。一操翰染楮。汗漫成帙。嘗憶石林子有言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入無知難。竊有味其言。嗣當焚棄筆硯。求入無知。而業已成敝帚矣。會友人見者藏去。謂余心思所寄。出之以付剞劂。曰日抄者。以余積日所得也。

長水漁隱陸樹聲著

長水日抄

明 雲間陸桴亭著

古書乾坤鑿度。曰鑿者開也。聖人出而開作之也。曰度者。天地之度。若道路然。以言通也。故其文曰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一大之物目天。一塊之物目地。一炁之霑名混沌。氣分萬殊自爲二。緣物成三。天地之道不濫。曰三者三才之道。所以開易之源也。故其名篇曰周易鑿度。乾鑿度上篇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巽散之於東南。離長之於南方。坤養之於西南。兌收之於西方。乾剝之於西北。坎藏之於北方。艮終始之於東北。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皆易之所包也。故首之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爲道德包籥。

易以道陰陽。易有三才之道。故數成於三。而始於一。一爲奇。奇者爲陽。二爲偶。偶者爲陰。合一與二之謂三。故三其三而成九。九爲老陽。兩其三而成六。六爲老陰。陰極生陽。陽主進。故六進一而爲七。七爲少陽。陽極生陰。陰主退。故九退一而爲八。八爲少陰。陰陽二氣交互變易。陰根陽。陽根陰也。

天地之氣在陰陽。四時之敍在寒暑。陰陽調。寒暑平。則氣敍和。不和則災沴生。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瘟。夏傷於暑。秋必痎瘧。蓋方冬時陽在內。陽爲主。寒雖入之。勢未能動。至春則陽出而陰在內。寒動而搏

陽爲疫癘。方夏時陰在內。陰爲主。暑雖入之。勢未能動。至秋則陰出而陽在內。暑動而搏陰爲瘧痢。冬陽在內。故伏於下。而井泉温。夏陽在外。故溢於上。而井泉寒。察於五運六氣陰陽生制逆順之理者。可以言醫矣。天地之運。轉在陰陽。人身之運。轉在任督二脈。任脈起於中極之下。會陰之分。循腹裏以上關元至咽喉。陰脈之海也。督脈起於下極之腧。會陽之分。自脊裏以上至風府入腦循額至鼻柱。陽脈之海也。人身之有任督。猶天地之有子午。天地之子午以南北。人身之任督以腹背。陰陽二會皆起於下。故山水之發源皆起西北。人之尺脈兼腎經命門者。陰陽二會渾合於此。通天地人一也。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四象生八卦也。乾爲天。乾以三陽居上。坤爲地。地以三陰居下。天尊而地卑也。乾之上一畫交於坤而爲兌。兌爲澤。坤之上一畫交於乾而爲艮。艮爲山。山澤通氣也。乾之下一畫交於坤而爲震。震爲雷。坤之下一畫交於乾而爲巽。巽爲風。雷風相薄也。乾坤之中一畫交而相易。則爲坎爲離。離爲火。坎爲水。水火不相射也。此所謂八卦相錯而成變化。八卦之位。坎居北。離居南。震居東。兌居西。金與水陰也。居西北。木與火陽也。居東南。乾以純陽居西北。處尊位也。坤以純陰處西南者。土旺季夏。坤未之交也。此皆分陰分陽也。坎則內陽而外陰。離則內陰而外陽。陰陽交合。而化生萬物。故曰。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水火爲天地之用也。

剛柔陰陽者。易之全體也。進退得失者。人事之動也。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從違趨避者。觀象而應之以人事也。易雖扶陽抑陰。而剛柔不可過也。故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坤之上六曰。龍戰於野。九無首則

吉六永貞則固者窮極則變居極之道然也
一日一月謂之易一爲奇奇者爲陽二爲耦耦者爲陰陰陽之象也臨卦曰至於八月有凶復卦曰七日來復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復剛長故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也臨陽消故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也
易以象言如艮之一陽在上二陰在下象山之在於地也巽之二陽在上一陰在下象木之出於土也木上有水故坎上而巽下之爲井火在木上故離上而巽下之爲鼎震在下艮在上上止而下動之爲頤故曰象者像此者也餘皆以類而推
屯卦上坎下震六四曰求婚媾往吉無不利往字當自爲句蓋屯之初爻爲陽四爻爲陰陰與陽應必待初之求而後往則義明而合以正故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不求而往何明之有需之上六象曰不當位以陰居陰而曰不當位者以陰柔居卦之極上也易以扶陽抑陰爲義故曰不當如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需之六四曰需于血血者陰也爻自九三而交坎行入于險也故曰需
同人乾上離下離處乾下火上同於天也爻之六二上應九五故曰柔得位而應乎乾夫人道以大同爲貴通天下之志者謂之大同故同于野則亨同于宗則吝同于門曰無咎同于郊則曰無悔象曰志未得也志於野而未至也故僅得無悔
蠱上剛下柔上下不交敝極而壞之謂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者日之始事之端曰三者數以三爲至先三後三者致詳審之意如三思三錫三接之類言其至也上九以陽居上剛過而當蠱之極未可

以有爲然不在事則可故曰不事王侯高尙其志象曰志可則也養其志以有爲也故可則大舜舍己從人朱註謂舍己之未善以從人恐未必然蓋舍己云者忘己之謂也語云聖人忘己靡所不己夫曰忘己者形骸之己也靡所不己者大同無我之己也何也人與己之生一氣之分也人與己之心同一理也故曰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異形同體者理一故也理一則人己兩忘矣何以有己疑所謂舍己者意若此

孟子必有事焉章疑正心兩字乃忘字之訛蓋此章乃發明上二章之意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長也勿忘勿助語意喫緊如所謂無爲而無不爲夫有事勿忘是集義也勿助則非義襲矣下言揠苗助長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者正以證直養無害之意也讀者詳之

大過四陽在內二陰居上下以陽剛大過不勝其重故處大過之時者必有大過人之材而後克濟九三以陽爻處陽位則太重而不勝故棟撓九四陽爻居陰而初六以陰應乎下故棟隆吉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其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此非大過乎人者不能也

齊桓公伐楚師至於陘楚人使屈完來盟於師春秋書楚子使屈完來盟盟於召陵曰來者見楚之心服非迫而強之也美之也晉郤克伐齊敗之於鞍至於袁婁齊使國佐如師晉人欲得蕭同叔子爲質使封內盡東南其畝齊人忿而不從對以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於是遂盟國佐於袁婁春秋書及國佐盟於袁婁曰及者見強之不得乃卽而與之盟也甚之也其予奪之義昭然矣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

而不正.

漢書杜密劉勝兩人皆去官歸鄉里.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一日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匿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者尙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雖然余以爲爲劉勝易.爲杜密難.使密所陳托一出於公.而足以取信則可.不然則寧爲劉季陵者之不至失己也.此魯男子所謂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司馬溫國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伊川不對.溫國曰.言出子口.入於光耳.言亦何害.伊川終不爲言.夫語默要自有當.以溫國之賢.伊川相與之密.而責之言.卽言無不可者.而伊川不爲之言.或謂伊川不忠於司馬.然知人亦難.或貌賢而行違.或善始而乖終.況諫官係繩糾之責.一任職與否.關忠佞之判.尤難預定.故不苟於言者.似得中道.此伊川所以寧失之不言也.

李斯入秦.會秦獻諸侯客.下逐客之令.斯上書極言稱引.明客之有益於秦而無害秦.留用之.後至丞相.與趙高謀殺扶蘇立二世.以保利祿.然終以下獄.父子俱戮東市.思欲牽黃犬出上蔡東門不可得.使其初放逐不上書干秦.得禍未必若此.然觀斯窮時.有感於倉鼠之言.則其志專在利祿.卒之無益于秦.而身嬰顯僇.可以見專利祿之足以殺身若此.

周禮醫師曰.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兩之參之者.按氣與脈.而察其死生之驗也.人之身陽

竅七陰竅二陽竅在上陰竅在下清明者在上沉濁者在下曰藏者所以藏氣也脈爲心肝脾肺腎具五行之氣故爲五藏兼胃旁胱大腸小腸而爲九藏曰六府者府主藏納故胃爲水穀之府小腸爲受藏之府大腸爲行道之府旁胱爲津液之府此四者心與小腸肺與大腸脾與胃腎與旁胱相爲表裏故兼上五藏而爲九其外則膻爲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竅主開閉通塞曰兩之者分陰分陽也藏主脈至與不至曰參之者以三指按寸關尺三脈也

子路問事鬼神止就人而言鬼神故孔子答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然鬼神乃天地造化之功用陰陽二氣流動充滿無非鬼神故以言乎天地則日月雷電風雲雨露春夏秋冬晦明晝夜皆鬼神也以言乎人則動止語默寤寐噓吸生長老死精氣魂魄皆鬼神也以至山川融結潮汐消長草木榮悴花實開落莫非鬼神故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其在於人則當其生也謂之氣行當其死也謂之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體魄降氣行爲陽故晝見而夜伏形返爲陰故夜見而晝伏一屈一伸兩不相離故陽者陰之形陰者陽之影人者鬼之形鬼者人之影禹貢九州之分曰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其言田賦者九曰錐者三曰包者二曰匭者一曰貢者八而冀州則獨言田賦而不言貢者蓋冀爲天子畿內之地餘八州者諸侯分封之國諸侯各以歲時致其國之所有以獻於王者之謂貢冀爲天子畿內之地其物之所有皆屬於王則虞衡澤虞牧人罟人掌之何貢之爲周官一書紀行人之職曰王畿之外五百里曰甸服始貢器物其次貢祀物以至要服各貢其所出之物而王畿之內則太宰掌其九職九賦而已亦未嘗言貢也

陶淵明飲酒田園諸作。見者若疑其爲閑淡絕物。散誕自居也。而不知其雅操堅持。苦心獨復處。觀其詩曰。悽悽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又云。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眞相違。其特立惕厲若此。至其會意忘言處。則心境廓然。此正獨復從道處。亦所謂憂世樂天並行不悖。

淄川楊弘道著六忍。一曰忍觸。觸者人犯我也。二曰忍辱。辱者人陵我也。三曰忍惡。惡者我憎人也。四曰忍怒。怒則憎之重也。五曰忍忽。忽則憎而發之輕也。六曰忍欲。欲者貪而不知止也。此六忍者。戒之一身。則一身安。戒之一家。則一家安。推之以處人己之間。則所遇皆安而寡悔尤矣。

宋元祐年召用司馬公范蜀公司馬再入相。蜀公章四上。辭免益力。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聞。七十四而復來。豈爲得體。公竟不出。或以公不出爲問者。公曰。凡我所欲爲者。司馬君實已爲之矣。東坡作二公贊。於司馬則稱其忠誠而略言功。於公則曰。廉頑起懦。孰知其功。蓋溫國之功著在當世者。顯顯在人。奚俟於言。而蜀公之廉退。足以激興頑懦。以無用爲用。故稱其功。亦微顯闡幽之意。

范文正公在西夏日。邸報至。公與韓魏公皆進職。公貽書魏公云。頃接邸報。某有恩命改職增秩。誠爲光寵。第朝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原全師敗歿。無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深議。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僥恩。吾輩頻時進職。豈能服其心。何顏以責其實效。候文字到日。須上章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如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功矣。倪文節公嘉定初與金人講解使還。中書議表

賀。又以和戎爲二府功。欲遷秩者。公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罪己之詔。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己盟戎。何以慶爲。後世邊將失利。至因虜退以邀功。樞輔彌縫。例得加恩以增秩。上下相蒙。不惜國事。所謂體國忘私者何有。

爲宰相者先德量。次器識。次材能。宋之張忠定寇忠愍兩公。皆繫宰輔之望。寇相而張不入相。論者謂有忠定之材。而無宰相之位。於忠定何損。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材。於宰相何益。不知所謂宰相者。不專以材自見。而斷斷休休。則所用之材。皆其材也。忠愍拜相。楊文公億草制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而不露鋒鋩。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而不知楊公之詞。正規益其所未備。觀其於丁謂拂鬚而直言面折。則鋒鋩太露。卒以致雷陽之謫。所謂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者。此正有照物之明而能包納處。惜乎榮公不悟此也。

東坡翰墨。在崇寧大觀。則時禁太嚴。盡行焚毀。至宣和間。上自內府搜訪。一紙直至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輟月林堂榜名三字。至幽人釋子所藏寸紙尺幅。皆以重購歸之貴近。其卷軸之輸積天上者。值金人犯闕。輸運而往。夫臨時則妬賢嫉能。異世則追求省識於毫墨縑素間。人情之變幻。前後若此。要之不與時磨滅者。固自有在。公論之在人世者。亦若此。

張湯杜周。司馬遷列二人於酷吏傳。班孟堅漢書竄之列傳。蓋湯之子安世。周之子延年。並著勳業於宣帝朝。皆麟閣功臣。故爲立傳。然固於安世傳贊則曰。湯以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於杜業

傳贊則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既因張杜子孫置之列傳而猶不沒其酷吏之實見史氏立法之公後世秉史筆者或稱量權位以上下其詞或揣摩情分以掩護其實是非名實失之倒置非紀載之公也

東坡守杭日值浙西災傷與宰相呂汲公書論災傷蠲租曰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災而不甚傷夫所云諂薄成風以報災非所樂聞知而靳於申報暴征急斂致百姓迫於窮困轉徙流亡有牧民之責者咎將誰委賢明守令但當勘驗覈實無致冒濫蠲除以上念國計下軫民艱然就國計民生權其利害緩急相關則安民生者所以固邦本此正仁政之先務也張季鷹因秋風起思吳中蓴菜鱸魚幡然曰人生貴適志安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歸觀其語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志山林無望於時故託言以去而或者乃謂之曰子從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不知翰方逃名當世何暇計身後名耶如東漢孔文舉荀文若楊德祖禰正平四人者皆一時聰明才智之士不幸生非其時值操梟雄皆殞身滅名論者謂四人炫名驚進所致若乃東晉謝安孟嘉之值桓溫何異於操而卒能自全者安之高臥會稽曠懷達識嘉之放志山水夷猶冲默隤然處順不希世營合此其所以身名兩全也

漢順帝備禮玄纁以徵樊英朱子綱目書聘處士樊英爲五官中郎將英濡遲至京帝責之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何慢朕命英對曰臣受命于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

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尤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由其志雖簞瓢弗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夫以臣對君而抗言若此。其庸鄙可知。儒者果若是乎。若英者。直方術之流耳。觀班固漢書列儒于九家之流。則宜乎當時所謂儒者若此。而帝徒以死生富貴貧賤挾之以待儒。則宜其所徵者非眞儒也。

荊公于呂惠卿始善而終睽。荊公罷相。退居金陵。以惠卿背己。不忘芥蔕。會公弟和甫執政。呂方除服。意不自安。以啓貽公曰。合乃相從。豈有殊于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于人爲。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難以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惠卿者。叨蒙一臂之援。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同戮。而溢言皆達。弗氣並生。後既莫知其所終。前亦不疑於有敵。而門牆責善。難移兩解之書。殿陛對揚。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隨教化之改。內省涼薄。尙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伏惟觀文公相公。親疎冥於所同。憎愛融於不有。冰炭之息。豁然儻示於至慈。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改事。側躬以俟。惟命之從。荊公以書答之曰。與公同心。以至異意。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我無預公。則公何尤於我。開諭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尙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于聖世。而安石蕞爾衰疾。將待盡於山林。趨舍異路。則相煦以溫。不若相忘之爲愈也。趨召在朝夕。惟良食

自愛。呂書至。公披閱再三曰。終是會做文字。或謂荊公于呂何過于優容而不悔悟其失於知人若此。余曰。此正見此老執拗處。

林希子中在元祐作從官。與東坡爲儕輩。在杭則爲交承。東坡入翰苑。林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後東坡謫惠州。林草制詞。極其詆訾。云軾罪惡甚衆。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不誅。於軾恩德厚矣。朕初卽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爲己助。自謂得計。罔有悛心。若譏朕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親。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尤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閹寺。矜詫倖恩。市井不爲。縉紳共恥。尙屈彝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軾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赦。宥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軾辨足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絕君親。又將奚愬。保爾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一人之身。而前後矛盾若此。相傳林草制時。投筆曰。壞了一生名節。以一時希意圖進。而貽譏後世。權位之能移人若此。

唐李輔國殺張后。綱目書殺。夫輔國以宦豎而殺君后。是弑逆也。而云殺。殺者彼此相敵之謂也。若曹操之於獻帝伏后。朱全忠之於昭宗何氏。皆以弑書。而此獨書殺者。當靈武反正。上皇之遷西內。輔國與張后之謀也。肅宗之不如西內者。內懼張后。而外畏輔國。其受制於內外。則輔國與張后相表裏也。故殺之云者。相敵之詞。略其上下之辨。以歸責於肅宗。見肅宗之信任輔國。上不能保其父。中不能保其身。下不能保其妻子。如范太史所云者也。

張子韶云人經患難固是不幸然亦是不經事人良藥有一服而可治終身之疾者未爲不幸雖然彼閱歷懲創困心衡慮得之暝眩者之爲幸如柳子厚永州諸作此正發於暝眩之後惜服之稍遲耳乃若不勝摧挫折抑而隕護改常困而失其正者此又藥力不足以勝之爲不幸矣故患難一也顧所以處之者何如耳

滕達道守巴陵日修岳陽樓樓成或贊其落成滕曰說其落城只須凭欄大慟數場耳夫放臣逐客棄置遠外其憔悴無聊不自遣者有之何至若是韓文公諫佛骨表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言切直矣及貶潮州謝表則欲論贊功德作爲歌詩復自言負罪嬰釁懷痛窮天死不瞑目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若以覬召還者夫臣子處遷謫放逐但當歸命君父安常順時唐顏魯公赴謫與子弟書曰歲中以言事得罪不能逆道苟時爲千古罪人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其平生忠義氣節所自守若此唐德宗諭陸贄曰卿清愼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何妨贄上疏曰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能自窒乎或謂宣公不受則已何必疏聞似爲賣直夫以德宗之強明猜忌以蕭復爲輕己以姜公輔爲賣直贄數以直言劘切非清愼何以致君上之知以取信宜其自白若此然考之德宗自奉天窘乏之後惟務聚斂悅人言利如日進月進減吏祿增常賦販鬻蔬果故贄於此或借是以寓匡拂之意觀其平日自謂上不負君父下不負所學似非出於賣直也

賜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陛下以剛大

爲心無遽以驚憂自阻又曰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列殿花氣紛紛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不得共此時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牕水院涼氣凄清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蠻氈擁蔽不得共此疎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温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風裘丈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箸而起曰鴈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嘆曰穹廬區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安能枕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温夏不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禮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思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清蠻悵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所以知陛下者如此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凌景夏次之呂頤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成以景夏爲第一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謂不然右張橫浦對策全文錄出之著其敢言以不沒高宗容言之善

胡端敏公疏薦林見素俊楊邃菴一清曰俊雖執古而時俗或不之喜然其守正之節則眞宋璟也一清雖諧俗而士論或不之歸然其濟變之才則眞姚崇也其品騭人材不以偏長求全若此蓋善用材者譬之工師之用木棟梁榱桷各適于用故曰用人不求其備

給事中王昂疏論楊太宰一清王虎谷雲鳳貽書楊曰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

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然介雖貶。未幾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斥岳正。坎坷終身。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略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富極貴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

丙吉憂牛喘不問死人。史稱其知大體。夫宰相之職。固在調燮。然所謂調燮者。亦在乎人事之修。蓋天道遠。人道邇。必人物各得其所。而後天地之和應之。豈有殺人橫道。莫之究問。而別求所謂陰陽之和者乎。此漢儒解經之誤。

通州距京城之南四十餘里。城中積糧數百萬石。己巳之變。北虜南犯。諜報欲據通州倉粮。朝議先焚倉廩。會周文襄公忱至京師。都御史陳僖敏公鎰問計於周。周曰。若如此。是賊未至而棄軍實。非計也。盍若檄示在京官軍旗校。預給一歲之糧。各令自支。則糧歸京師。又免輦運之費。不數日賊至通州。無所獲而去。

陳都御史鎰字有戒。爲人忠恕有容。正統初以副都御史鎮陝西。久而民愛戴之。時王文爲按察使。公知其廉。舉以自代。已相繼擢左都。王反欲擠公。而公次在先。王每遇公。意若忿然。凡臺官之巡蘇者。私命其伺察公家人子弟。公知而不校。景泰三年同爲太子太保。四年公以病在告。王復以言脅公。公請老歸。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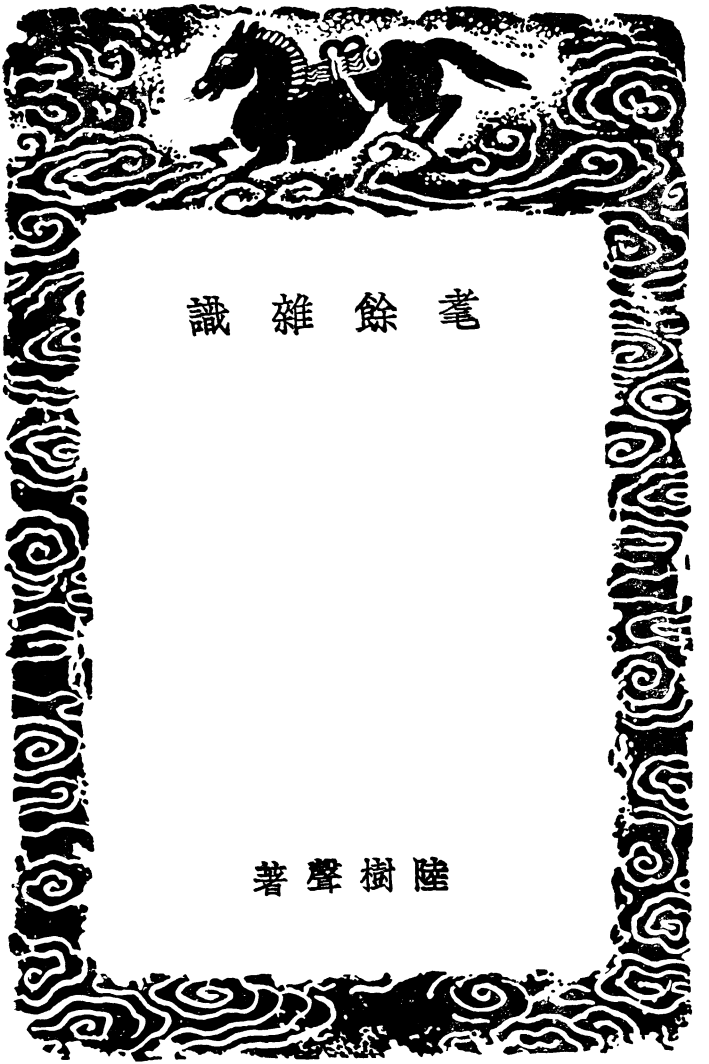
年值王巡撫蘇。不一訪公。六年而公薨。王時已入內閣。凡公應得恩典。悉從抑損。例贈太保。止贈少保。謚擬忠肅。易以僖敏。後王竟致極刑。而僖敏平生福祿壽考令終。觀此知天道不爽。

天順初。曹石等以奪門功。干預國事。時李賢當國。深陳奪門二字之非。會法司奏石亨輩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革職。賢言此輩一時冒濫。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貼。故當時冒報陞職者。皆得自首改正。或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復奏請併貸。兵書及左都御史缺。給事中張寧上章。欲以李秉爲兵書。王竑掌都察院。以奏草視賢。賢曰。言官薦人。但當言其可用。豈可預擬官職。寧易草以進。竑得兵書。秉陞掌院。其識大體若此。

倪文毅公岳在禮部。會戶部尚書馬文昇言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岳言十歲一度。國版日耗。異端日繁。愚死民賦。半侵民食。宜嚴立科條。痛加裁革。文昇復言天下財力大耗。諸無所出。蘇松折糧銀價輕。宜稍增之。詔下廷議。岳曰。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咎將誰委。議遂寢。霍文敏公韜爲少宰日。上疏言蘇松賦額太重。以松華亭一縣言之。其糧額之數較之河間一郡九縣猶多。大臣念切民艱。不以出位爲嫌。有所避忌。若此可謂得大臣之體。

國初嘗遣王三保太監出使西洋。所致番中方物入貢。後劉忠宣公大夏爲兵部。司官中貴獻議欲遣使通西洋者。時項忠爲兵部尚書。一日旨下部中。查西洋水程。項遣都吏檢舊案於庫內。忠宣已先檢得。匿其籍。都吏檢三日無所得。會言官交章諫阻。事遂寢。

歲壬辰冬十月是編成。或問十月何以稱陽月。答者曰。十月純陰。嫌於無陽。故以陽稱。余曰。然則四月純陽。又何以稱。不觀之乾鑿度乎。曰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於亥。生於子。形於丑。乾位在西北。陽據始也。陰始於巳。生於午。形於未。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夫陽氣始於亥。生於子。十月建亥。亥爲陽之始。故十月純陰而稱陽月。以陽根於陰。爲之始也。凡草木發萌之始謂之荄。人始生之謂孩。皆取義於亥。可類推矣。



耄餘雜識

陸樹聲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耄餘雜識敘

余性資寡僻。例簡應緣。居嘗燕閒。頗親紀籍。今迫衰暮。兩目昏眊。艱於披閱。第平生所接交知談議。及紬繹舊聞。一知半解。注之臆想。提撕僅存。每旦櫛沐之餘。南榮就明。筆硯粗設。間錄一二。以備遺忘。會客有授余養生術者。謂宜屏絕思慮。一意收攝。以惜餘陰。兒章在侍。藏去筆硯。故所錄止此。然以余心思所寄。不忍棄去。爲刻存之。顧耄餘荒蔑。語多蕪雜。即異日覆瓿。非所計也。萬歷庚寅冬孟八十二翁五茸逸老陸樹聲識。

耄餘雜識

雲間　陸樹聲　著
陳繼儒　校
檇李　高承埏

大易不言有無。釋氏言不有不無。又曰。不無不可謂之有。不有不可謂之無。老氏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靈樞經曰。能入無爲而應有爲。能用有爲而返無爲。蘇欒城解老曰。入於衆有而常無體。其至無而常有。語意皆同。然有無對待。總之惟不言有無。言有無。似涉擬議矣。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生則自無而有也。故釋之者曰。陽非至此而後有。陰非至此而後有。盡亦曰動而爲陽。靜而爲陰者之免於分疎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矣。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測則有無俱泯。神則無事於言矣。故曰大易不言有無。

至言妙理。一言足矣。而上達者不假言傳。故聖欲無言。孔門弟子。若顏子悟教於無違。曾子傳道於一唯。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少林傳心。各有所得。而慧可以無言得髓。三十二菩薩。各言不二法門。而文殊離言說問答。淨名默然。老氏則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蓋實際理地。不假言詮。三教雖殊。其傳心之致則一也。

離爲火。離二陽在外。一陰在內。凡爻二畫者謂之陰。故曰離中虛。坎爲水。坎二陰在外。一陽在內。凡爻一

畫者謂之陽。故曰坎中滿。火無體附麗而見。離者麗也。火以用行故外光。水有形就下而流。坎者陷也。水以體行故內照。

金生水。水乃金之子。金得水而滋。故曰子令母潤。子水位也。子諧音而爲孳。孳者生也。木生火。火乃木之子。木遇火而焚。故曰子害母。形午火位。午從心爲忤。忤者逆也。凡相生者之謂順。不順者之謂逆。

坤之六三曰無成有終。坤陰也。臣道也。婦道也。臣不敢居成功。婦不敢專家秉。故文言曰不敢成也。天施而地生。乾資大始而坤作成物。其成者不自成也。故曰無成而代有終。

天地之道。浸故寒之極也。不繼之以暑。而繼之以溫。暑之極也。不繼之以寒。而繼之以涼。四月爲夏。其卦乾爲純陽。陽生暑。而月令之交大暑在六月。十月爲冬。其卦坤爲純陰。陰生寒。而月令之交大寒在十二月。寒暑之氣。以漸而進也。

陰陽二氣。氤氳交互。則能爲雲作雨。或陰氣少而陽多。或陰氣多而陽少。皆不能爲雨。小畜之五陽一陰。陰氣少也。小過之四陰二陽。陽氣少也。故皆不雨。

望夕之月。月受陽光。光正滿。故望夕之陽潮至子時而滿。子爲陽之生氣也。晦夕之月。月還陰魄。魄正滿。故晦夕之陰潮至午而滿。午爲陰之生氣也。

東方日出之地主生。故老氏言長生而訪神仙者於東海。東木位。木陽也。故老氏之教。還眞陽。西方日入之地主滅。故釋氏言寂滅而修淨土者皈西方。西金位。金陰也。故釋氏之教。證眞空。

陰陽各當其位。剛柔貴得其中。乾六爻皆陽。陽亢而過上九。曰其血玄黃。曰血者陰也。陽極疑陰也。需之上六。曰位不當也。卦五爻皆陽。陰處陽上故不當。曰需於血。血者陰也。陰爲陽逼也。

心爲火。漢五行傳以心屬土。謂心星起於牽牛。牛屬土而岐黃素問以心腎屬水火。心居上。腎居下。應南離北坎。心腎交爲水火合。而言五行者。以金木水火土配心肝脾肺腎。脾屬土。脾爲中氣。土居中。脾主思。故曰冲虛神明之府。則以脾屬土。心爲火。其說又明矣。

易有以理言者。有以數言者。有以象言者。渙內卦爲坎。外卦爲巽。坎君子。一陽生於子。巽居巳。六陽亢於巳。自子至巳。卦體純乾。陽已盡出。巳者已也。故謂之渙。渙者散也。節內卦爲兌。外卦爲坎。坎爲水。兌爲澤。澤者水所鍾也。節之初爻。自坎初六變而爲九。六陰也。陰數耦。九陽也。陽數奇。陽實而陰虛。陽居初爻。故曰不出戶庭。

星家卜命。以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起於申。論者謂寅木也。陽也。申金也。陰也。金能尅木。故陰能疲陽。此以淺論也。易一陽生於子。子左行三而爲寅。寅震也。震爲長男。一陰生於午。午右行三而爲申。申金也。申爲坤地。木以陽而位乎東。金以陰而位乎西。陽左陰右之義也。

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故山澤氣生。則瀰漫而爲雨。日陽在地。則蒸濡而爲露。人眞陽在下。則融液而爲華池之水。氣陽而血陰。醫家謂陽旺生陰血。亦此理也。

物有以形化者。有以氣化者。牝牡胎卵。以形化者也。虫之化蝶也。以蠕動而化飛揚也。蜣螂之化蟬也。以

穢汚而化爲清也。皆氣化也。氣化而形隨之判也。此物類中之小混闢也。

洪荒太古之初。混沌初分。文字未立。如外史所載天皇人皇。九頭十二頭。與牛首蛇身。殊形詭貌者。何所傳述。曷從考證。故孔子敍書。則斷自唐虞。

自開闢以來。至堯而風氣浸開。人文浸著。故書稱堯曰。光被四表。傳者遂訛以十日並出。書言明四目。則傳者訛爲倉頡四目。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則訛以夔爲一足。其荒唐無稽。類若此。

洪濛判而混沌分。淳樸漓而大道隱。學術散。由是縱橫術數權謀功利之說興。而征伐攻取。以智力相角。皆關乎時運。其流之所必至者。譬之四時代序。秋之不可爲春。冬之不可爲夏也。故曰與時推移。

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不過命之以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未嘗以一言及子孫也。至商則曰有商孫子。周則曰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又曰本支百世。湯之伐桀。猶有慚德。恐來世以爲口實。至武王伐紂。則柴望祭告。安之若以爲常者。故曰世有升降。道有汚隆。

堯讓天下於許由。而許由不受。舜讓天下於石戶之農而逃之海。非以讓天下爲己高也。誠見夫君天下者之責之重也。夫茅茨土堦。卑宮菲食。其自奉若此。而一民饑猶己饑之。一民寒猶己寒之。其責任若此。是以一人勞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以一身萃天下之責。而不以位爲樂也。故曰有天下而不與。

人知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堯爲天下擇君。以不得舜爲己憂。得舜而天下治。是堯以舜與天下。非以天下與舜也。舜爲天下擇君。以不得禹爲己憂。得禹而天下治。是舜以

禹與天下。非以天下與禹也。故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士之席珍以待聘也。玉之韞櫝以待價也。待則無事於求矣。世言卞和獻玉。以和爲知玉矣。然和非知玉者也。夫玉之貴於天下也。以所重也求售。非所以重玉也。故所重在玉。則割十五城以易之者玉也。以玉求售。則足再刖而不售者。亦玉也。是故士一也。踰垣閉門則士重。叩關投璧。失自重矣。故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

楚人失弓。楚人得之。辨者曰。去其楚可也。曰人得之。人失之矣。又曰去其人可也。然猶有得失兩者在也。夫得不自得。自無而有者之謂得。是得未嘗離失也。失不自失。自有而無者之謂失。是失未嘗離得也。豈若冥有無齊得失而一視者之兩忘乎。

周公欲明農。召公欲告老。大臣處功名之盛。而不忘引退當如此。然終於不去者。以國事爲重也。當其時周公爲師。召公爲保。位望相敵。而不以爲逼。同於求去。而不以爲嫌。稱休美以留召公。而不以爲私。所謂體國忘私者若此。視後世之以權位相逼。肆傾擠以專寵利者異矣。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以春秋所載禮樂征伐。大率皆天子之事。而說者遂以爲孔子作春秋。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以匹夫而僭天子爵賞刑罰之柄矣。夫臣無有作福作威。孔子嘗述之書矣。而乃身自犯之乎。然則何以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凡春秋所記之盟會征伐。一出於私。而東周之命令政教不行於天下。故入春秋。自隱公以來所記者。皆五伯之事。而天王失政矣。自襄昭以來所記者。皆大夫

之事而諸侯失政矣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其誅亂臣賊子大意若此而求之於字句之間以爲筆削是借史氏之文擬法吏之體而出入人罪失春秋之指矣

泰伯三以天下讓夫之稱其至德論者遂以泰伯之讓讓之於殷猶文王以服事殷之義至謂太王志欲翦商泰伯不從逃之荆蠻爲是說者謂泰伯得矣如太王何且讓之云者推己所有以與人之謂當太王時天下固殷之有也何讓之有或者以魯頌實始翦商之一言遂謂太王有志翦商而不知此乃推本之言蓋以太王遷岐之後能積德累仁至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猶書敍周家王業之興而曰至於太王肇基王迹曰實始者肇基之謂也然則泰伯之於季歷所讓者國耳而曰以天下讓者蓋自泰伯讓國季歷及昌至武王伐商而有天下其曰以天下讓者特推本言之迹未著也故曰民無得而稱焉

季扎之辭國而不立胡氏譏其辭國以生亂論者謂扎之不立扎之義也吳之亂扎之不幸也且扎之來聘在襄公之二十九年後又二十七年至昭公之二十五年始有遜僚之事後二年至昭公之二十七年僚始見弒於光中間相去蓋三十年餘即使亂由扎生法爲可貶夫子必因其既事而後貶甯有先事而預貶者乎

春秋書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說者謂弒君者趙穿盾爲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故歸獄於盾則是弒君者穿也盾特失爲卿之義耳而以獄歸之是使爲惡者藉免失義者代受惡乎而說者又謂初靈公欲殺

趙盾。盾躇階而走。穿盾族也。遂弒靈公。是則盾有幸弒之心與聞乎。故宣獄在盾矣。使盾之果主是弒也。而亡而越境返而討賊。遂得免於獄乎。獨呂氏以爲盾實主弒。故亡不越境以待其變。反不討賊以安其讐。此其爲論。似得春秋誅惡之旨。

夫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爲小人。孟子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爲大人。其爲論互相發。蓋言行固當信果。然必於信果。則於道反有所害。如荀息許晉獻公死夷卓而後卒死之。是言必信矣。子路聞孔悝之難而力赴。是行必果矣。殊不知許君以死其嗣君者。固託孤之節。而夷卓乃國之嬖孽。夷卓之不當君。則雖不死可也。食焉而不避其難者。固報主之義。然輒據國以拒父。輒之食不當食。則輒之難雖不赴可也。

先儒論衞蒯聵與輒。謂聵欲殺母以得罪於父。輒據國以拒聵。皆無父之人。不可以有國。然聵之欲殺南子以得罪靈公。誠爲不孝。乃其志在掩中冓之醜。特不明於義耳。其志猶可哀也。若輒不奉靈公之命。而據國以拒聵。復籍晉以求立。是利有其國。而不知有義。讐視天倫。無復人理。故春秋於聵之入戚。雖書納以難之。而稱衞世子者。見其未絕於國也。而輒不可以同年語矣。

蔡老泉曰。賞罰者天下之公。是非者一人之私。余謂賞罰者一世之公。是非者萬世之公。夫賞當其功。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是與衆共之也。罰當其罪。罰一人而天下知所懲。是與衆棄之也。故曰一世之公。理之所是。一時以爲非也。而後世定以爲是。公是之不可奪也。理之所非。一時以爲是也。而後世定以爲非。公非之不可逃也。故曰萬世之公。

司馬遷作史記。上敍五帝三王以迄於漢。蓋史主紀載。故推本所始。班固作漢書。一代之史也。而表古今人物何耶。然孔子敍周書而首載唐虞二典。固之書作於漢。故以漢名。其紀載則史也。獨其中所載如桀紂一致也。而進桀一等。韋顧飛廉惡來同一黨惡也。而相去二等。衞武公睿聖而與徐偃王同列。楚太子建出亡而與崔杼同科。齊子產晏嬰。擬之稷契。敍樂毅王翦同於方召。進商君於子皮之上。退申包胥於伍員之下。其於是非不無少謬。而以是譏史遷何也。

伍員爲父復讐。鞭平王之尸。於父則孝矣。而以臣讐君不可也。夫員始事吳以讐楚。繼敗越以報吳。員於時盍一死以下報伍奢於地下。是死於父猶死楚也。孰與伏屬鏤之劍以死。是死吳也。卽不死而爲蠡之去可也。然蠡可去。員不可去。員去楚而歸吳。今去吳而他適也。其孰與之。惟有死之道而已矣。

漢高祖斬丁公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以戒後世爲人臣不忠者。夫漢當逐鹿之後。天下甫定。而布以私怨亡匿。漢購求布千金。慮其懷疑反側也。而與布相反者爲丁公。故斬丁公以釋布之疑。斬丁公者。所以安季布也。此雍齒先侯之意。子房之挾智用術。爲高祖計者也。

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矣。而楊龜山譏其受梁冀之辟。然邕之事董卓。班固之事竇憲。荀彧之附曹操。豈皆急於用世而忘其所入之途有邪正耶。楊雄曰。屈身以伸道。身屈矣。道何由伸。謂屈道以伸身可也。如子雲之劇秦美新。爲屈道乎。屈身乎。

漢制郡國舉孝廉。倣古鄉舉里選之義。而間以僞應之者。如許武欲成二弟之名。三分其產而多取肥饒。

及弟以克讓選舉矣。復大會宗人。推產二弟以自取名。是以孝廉爲市矣。

醫經論脾胃受傷有二。曰外傷五味。內傷七情。外傷五味。傷於有形者也。內傷七情。傷於無形者也。嘗以是取譬當權者之行私亦有二。納苞苴以彰寵賂者。傷於有形者也。其跡顯。顯者易見。任好惡以作威福者。傷於無形者也。其情隱。隱者難知。

好惡者人之同情也。而曰惟仁者能好惡人。又曰作好作惡。蓋好惡一也。以其得好惡之公者謂之能。以其出一己之私者謂之作。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又曰用人者惟恐近己之好惡。近且不可。而況任之以行私乎。

御史風聞言事。此必事在隱微。關係社稷。形狀未著。恐發而難制。如蘇子所謂其始以辜諫。折之而有餘。其終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此類則可。若採聽風聞。考按糾刺。冥搜隱慝。捕風失實。以此求過。誰堪其罪。故魏廷尉袁翻奏請。凡涉風聞者。悉不斷理。虎狼之暴也。狐之媚也。皆能殺人。然虎狼之殺人也。人知避之。狐之媚以殺人也。人則不知。甚哉陰柔巧佞之能溺人而爲害鉅也。

分宜相機腸滿腹。急則駕禍於人。觀其擠貴溪於死地。其智計譎矣。卒之子陷大戮。籍錄其產。身不能庇一椽。故曰張機者陷於機。設險者死於險。

世宗朝。南給舍陳慶疏上。擬以南兵貳兼操江。其原設操江當革者。旨下。南京各堂上官會議。慶江西人。執政同鄉。一時議者。揣摩皆謂當革。內一人主革者曰。前史操江當

事。賊在儀眞則避入鎭江。賊近鎭江。則避入蘇常。操江何益輕重。時刑侍曾前溪抗言曰。此史操江當事不稱職。非操江不宜設也。余深然其言。昔唐德宗朝。高宏本正牙奏事。所論僅逋欠。德宗鄙其言不當。自後詔罷正牙奏事。論者謂宏本言不當黜之可也。正牙奏事。此唐武德以來舊章。因人而廢不可也。與此正相類。

眞西山曰。撫民當寬。束吏當嚴。史稱劉寬以蒲鞭示辱。謂之寬矣。然使其無罪。則蒲鞭可以不施。若罪所當懲。而概以施之。是廢法也。袁安不治贓吏。稱長厚矣。如措撫疑似。以入人贓罪固不可。若苞苴貪黷。而概以貸之。是縱姦也。

唐臣權萬紀上書太宗。言宣饒二州。銀大發。採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折其言黜。使還家。夫山澤所產。尙不欲取。而況橫斂諸民乎。他日馬周上疏。乃謂爲國者蓄積固不可無。要須人有餘力。然後收之。夫人有餘力。則國有餘力。所謂藏富於民者是也。從而收之。是欲竭民力而後已也。可乎。晉崔豹謁郡將陳。陳語豹曰。君去崔杼幾世。豹曰。民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恆傷於虐矣。盍應之曰。姓氏偶同。未聞陳氏皆陳恆之後也。不亦言婉而意獨至乎。陸機初入朝。盧志問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彼先發者。既失之薄矣。而我以薄應之。是胥失矣。何以責人。論者謂河橋之敗。機雲之死。志有力焉。是可爲小不忍者戒也。

魏沈介以舟行遇風絕粮。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姚命覆鹽於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弗與已矣。

而以惡言辱之。爲不仁矣。晉王修齡貧乏。陶範以一船米遺之。卻曰。王修齡雖飢。當就謝仁祖索食。何須陶胡奴。不受已矣。而以不屑詬之。爲已甚矣。故凡處人己之間。遇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

江淮奪情起復。一時以守制論者。皆從貶斥。察其意所固戀。似不可一日釋權位者。如令持服守制。亦不過三年耳。然不再三年。並其身不保矣。向所固戀者何在。昔唐李義山詩云。未央宮裏三千女。但保紅顏莫保恩。白日易流紅顏難駐。怙權位者。可深思矣。

世以成敗論人。略其小善而闡幽發微者。尙於死中求活。如楚項王與漢分爭。鴻門設宴。使用范增之言。則視沛公如几上肉耳。而不殺沛公。雖天命在漢。而論者謂鴻門一念之仁。足以貸垓下之死。唐明皇蠱惑艷妃。身致奔播。使當國忠之死。而禍水不除。則激三軍爲騎虎勢矣。而割恩寵昵。雖始爲色荒。論者謂馬嵬驛一時之忍。足以解幸蜀之危。

周世宗時。郭玉爲齊州防禦使。值歲饑。捐俸鈔以分施饑民。小民相率詣闕頌玉德政。夫以一人之俸鈔。濟一州之饑民。日亦不給。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也。況施小惠以干聲譽。市私恩以媒利達。或假以自濟其私耳。不然亦非惠而不費爲政之大體也。

靳州刺史呂元膺當錄囚。囚白有父母在。元旦不得歸省。元膺釋械放歸。如期而至。臨淄令曹據囚陷大辟者。新歲問知其有父母。放令歸家。至期還獄。此與唐太宗縱囚來歸。歐陽子所謂以君子之難能。責小

人之尤者以必能縱使信義可孚然偶一爲之非常道也范質謂吸得三斗醯醋方可作宰相以有大臣之度也然所謂大臣之度者包容大受毀譽不爲之動利害不休其衷好賢納善休休有容之謂而大節不可奪也故易稱包荒用馮河苟徒以依違取容同流合汚則胡廣馮道之謂矣論者謂范質於世宗欠一死卽其大節不以介於衷若是者以爲大度耶

梅摯守昭州昭爲炎瘴地著瘴說曰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晨昏酣宴弛廢王事此飮食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此五瘴者有一於此何地不染豈特炎方能爲癘哉

老子曰和光同塵莊子曰槁木死灰讀者皆病其言而不知老子所謂和者和其光耳而明爲光之本本者不和也所謂同者同其塵耳而塵與根對根者不同也莊子所謂身非槁木而可使如槁木者言物來而不受其觸也心非死灰而可使如死灰者言事至而不爲之動也如所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皆有爲言之也善讀者不以詞害意

有謂巧不如拙明不如晦動不如靜此謂不善處巧處明與動者言之然傷於偏也盍亦曰處巧若拙處明若晦處動若靜者之不失之偏乎故張子韶曰三者皆去一不字

陳實送張讓父之喪論者謂危行而言遜屈身以伸道黨錮之禍卒賴以多所全活然凡若此類必察其心術之隱操行之素果以正行權如實者則可若其他假以給納窶寺遜言獻佞以曲徑求通則元楨之

於崔瓘王叔文之黨是矣。

唐錢徽於穆宗時典貢舉。四川節度使段文昌以書屬所善士於徽。及榜出不預。文昌私怨之。譖徽不公。徽坐貶。或謂徽當奏發其書。徽曰。事苟無愧。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武后時禁屠宰。右拾遺張德生子。私宰羊以讌僚屬。杜肅懷一臆奏上。武后問德。德以實對。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召客亦須擇人。出肅奏示德。斯二者其所處不同若此。然君子於此度其事。苟不繫國家利害者。甯以長厚自處。

五代時。何敬容爲吏部郎中。朝士趨之者輻輳。退而有驕色。父虞其溢也。戒之曰。此其來者。是敬吏部郎中。非敬何敬容也。使處勢隆赫者而皆知此。則當其在勢而不爲之加。及勢去而不爲之損。隆替異時。處之則一。如山谷所謂以我之常行於物變之中者。正此謂也。

富鄭公爲樞密使。值英宗卽位。頒賜大臣。已拜受。又例外特賜。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曰。此出上例外之賜。公曰。大臣例外受賜。萬一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辭不受。慶歷中。近侍有犯法罪不至死者。執政以情重請論死。范文正公退語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一近臣。恐將來手滑。大臣之以道格君。必防其漸若此。

宋臣有薦用先朝之臣於嗣君。而稱其賢者。嗣君曰。先帝亦知其人否。曰知之。曰既知矣。何不用。曰先帝留此以待陛下耳。斯言也。一以彰先帝啓佑之公。一以成嗣君繼述之美。與夫改張先王之成憲以爲更化。廢棄先朝之舊人以樹己私者異矣。

嘉靖壬寅。余以庶吉士請告還。會唐荆川於京口。連舟至丹陽。謁陳少陽祠。入門見汪黃二像。踝膝庭下。荆川指謂余曰。宰相之不足恃如此。拜後出視祠額。題宋贈祕閣修撰。余曰。一祕閣修撰。何加於陳少陽。盍亦書宋太學生。使人興感。荆川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是日訪陳氏子孫。出高宗悔過詔書內云。朕九年於茲。一食三歎。使萬世而下。知朕爲不仁不智之主。詔旨諄切若此。

禮施於父之執友則納拜。然必施與受者相安則可。昔呂申公二子。謁歐陽公於穎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歎。以爲前輩不可及。然必拜者爲呂希哲。受者爲歐陽公。則彼此相安。不然則拜者爲佞貴。受者爲挾長。如馬援受梁松之拜。則又以取禍矣。故曰禮順人情。

宋高宗一日謂趙葵曰。外論惟卿不附秦檜。趙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姦。但不欲與之雷同耳。然所以事宰相之禮亦不敢廢。又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非惟不敢。亦且不忍。彼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其視君父爲何如。

威福人主之柄。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福作威。夫威福自專者之謂權。五代時。一人拜相。問所以盡爲相者之道何如。對者曰。願相公無權。彼竊君上之寵以掠美市恩。假朝廷之法以快意行私者。概之無君之律則一也。

元祐之政。君子去小人也。紹聖之禍。小人攻君子也。然君子之去小人。每務寬厚。而責人不太深。小人之攻君子。則逞其私忿。而不遺餘力。論者謂元祐之去小人。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卒致紹聖之禍。紹聖之攻

君子。竄逐禁錮。善類一空。卒啓金狄之難。故曰紹聖之禍。呂范縱之也。金狄之難。章蔡召之也。

山川草木。眞境現前。觸目無限。而好事者務飾假以擬眞。如山水圖畫。人物草木。髣髴形似於縑素間者。謂之逼眞。不惜重購藏之。十襲。蘇欒城有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眞者乎。老坡深然其言。

法書名蹟。天所固靳。而巧偸豪奪者。欲以智力守護之。未有能久存者。唐太宗愛重鍾王書蹟。貯以玉匣石函。祕藏昭陵。終爲溫韜所發。王涯相以權力官爵鈎致法書名畫。鑿垣以納之。及甘露禍作。爲人剔取奩軸金玉而棄之。夫二人者。以君相之權力尙不能保。而世之篤好者。欲保長有以遺子孫。惑矣。嘗考之三代鼎彝。其款識曰。子子孫孫永保用。不知今流傳於世者。果皆其子孫耶。假令子孫各保其所有。又豈有一物流行於世哉。

謝太傅雅意江海。王右軍願游蜀都。登汶嶺峨眉。皆以不遂其志爲恨。夫山川名勝。處無競之地。造物者何嘗限人。然猶難果若此。乃若功名祿位。處衆鶩之中。立必爭之地。而好進者。務血指汗顏圖之。以求必得。縱使得之。中間亦多虧兀。況求之而未必得者乎。

荆公行新法。所遣使皆新進迎合。見事風生。溫公以書貽之曰。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蓋指呂惠卿也。而荆公不悟。我朝何嘏邱之論荆公也。謂宰相以知人用人爲職。荆公以同己者爲賢。異己者爲不肖。是失用人之公矣。任

用呂惠卿而不悟其反覆。是失知人之明矣。以是責荊公。荊公當無辭矣。

國家尊名節。奬恬退。雖一時未見其效。然當患難倉卒之際。終賴其用。如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皆望風奔潰。而抗節不撓者。止一顏眞卿。明皇初不識其人。則所謂名節者。亦未嘗不自恬退中得來也。故奬恬退者。乃所以勵名節。

趙忠定汝愚。當孝宗晏駕。光宗有疾。欲傳白太后禪位嘉王。不得已而用韓侂胄。亦知其爲小人矣。然不能制之於始。禁防其漸。卒致身遭竄死。忠賢屏逐。國祚漸移。有識者爲之痛惜。在易大畜之六四。曰童牛之牿。釋者謂止於未角之時。夫之五陽一陰。以五君子去一小人而繫之曰剛決柔也。故君子之於小人。其制之也宜豫。以消其未萌之姦。其去之也宜決。以絕其養成之禍。如王沂公之於仁宗初立。而雷允恭先去。韓魏公之於英宗初立。而任守中遠竄。得思患豫防先發制人之義矣。

世當危亂。而後著忠臣烈士之名。歲寒霜雪。而後知貞松勁柏之操。如岳武穆之死於秦檜。陳少陽之死於汪黃。趙忠定之死於韓侂胄。三人者。雖蒙一時之難。而因以成後世之名。論者謂斯人一時之不幸。乃千百世之幸。然使世無秦檜。何以顯岳武穆。世無汪黃。何以顯陳少陽。世無韓侂胄。何以顯趙忠定。雖斯人之幸。又斯世之不幸也。

宋之歲幣疲中國以事外夷。苟目前而忽後患。所謂以梁肉養癰而任其自潰。以積薪厝火而幸其未燃。失制御夷狄。安內攘外之道矣。

元文宗時、其臣有得罪先朝而被戮者、至其子謀復父官爵、文宗欲許之、時臣下有諫沮之者曰、今欲復其官爵、必先明其無罪、是先帝不合誅之、將置先帝於何地、是陛下之視先帝、反不若罪人之有子矣、文宗聞其言、動容而止、

許衡吳澄之仕元、丘瓊山譏其非矣、論者又謂許北產元域中、澄南產宋遺黎也、二者若有間焉、不知二賢之不幸生非其時、而當仕與不仕、非所論於地也、如以爲身任斯道之責、出而行道爲斯世斯民計、則當度其時之可爲、與其身之足以有爲、必也能用夏變夷則可、不然則隱居不仕、著書明道、以淑其徒、使斯道之傳不泯可也、若劉因者則無議矣、

一雜識一編跋

宮保陸先生養高林間時所著藏草名山者也。先生既乞閒。則日與擊壤父老。握塵劇譚古今。或漁獵紀乘。所得見解。與年俱富。玆託墨卿者。什之一爾。迺精義析於秋毫。直筆凜於寒霜。舉之九鼎彌重。羅之兩儀莫逃。鴻濛寶祕。剖抉殆盡。眞足補苴羣籍。羽翼六經矣。先生顧挹損。以耄餘自命。昔衞武作抑戒於耄年。稱曰睿聖武公。抑語云。不玷白語道。夫以先生表儀三朝。綱紀三教。片語在人間。有不奉爲南車北斗者乎。況恬泊葆眞。踰八袠。而神明特王。德功不朽之緒餘。復逗漏於三寸之管。手是編者。闖名言之堂奧。測博綜之津涯。涉多識之戶庭。窺一原之境界。想見先生矻矻聖賢心學。耄期不倦。此何減武公抑戒十二章也。

門人朱朝貞頓首謹跋

病榻寤言

陸樹聲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病榻寤言

明　雲間陸樹聲著

余臥病榻間。冥心攝息。或瞥然起念。意有所得。欲言囁嚅。時復假寐。頃焉得寤。蹶然起坐。憑几捉筆。造次疾書。雖語無倫次。其於生死之故。養生之旨。間亦億中。存之以自觀省。曰寤言者。以其得之寤寐也。壬辰秋。余臥病兩月。一切世慮。芒無縈罣。追思此身未生之前。與此生已盡之後。何者爲我。乃知是身非實。一聚之形。氣至則生。氣返歸空。生理無常。而一空常在。故曰生者死之根。必至之期。達生知命者。委順以待之耳。先儒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休歇。余曰。透得生死關。此是大休歇。

昔人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夫人之生也。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其得也。以時至而得也。然至壯則失少矣。至老則失壯矣。其失也。以順而失也。故鳥之遡風也。魚之泝流也。皆逆也。陰陽家之沙水取逆者。迎生氣也。易乾下坤上之爲泰。外坎內離之爲既濟。養生家之取坎填離。返老復丁者。皆取逆也。易曰。生生之謂易。又曰。易逆數也。陽上陰下。而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先於陽。正不測之神也。

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一歲至十歲以上。爲身計。二十至三十以上。爲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爲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爲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爲死計。中間營營擾擾。或追憶其既往。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以事勞攘。內則苦其心以密思慮。用以爲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驚而不止。臧穀求羊。多歧路而終亡。

死生者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定於稟氣受形之初不以貴賤愛惡有所增損故曰賢愚同盡然而顏跖之辨大椿之於朝菌玉石俱焚薰蕕同臭而其辨不可紊也故有死而不朽沒世而名無稱與草木同腐者非所論於生死之同也故曰至人以萬世爲箕裘蜉蝣以旦暮爲大年蠛蠓以壓天爲一世

夫生人之初陰陽和會絪縕凝結資血氣以爲榮衞故血陰而氣陽陽旺乃生陰血方其少壯則氣盛而血華及其老也氣餒而血衰髮白膚皺是其徵也加之以五欲交攻二火焚和語云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膏油所以繼火於無窮人當暮齒則壯膏既盡衰燼漸微譬之春楊條枝柔可綰結至秋枯瘁脆若拉朽木液竭而生理盡矣故養生者以惜精氣爲本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而大戒存焉故有以肥甘爲酖毒衽席爲畏途者戒於所易溺也砒霜之於甘露也美惡不同用之而生死立異然謂甘露可以殺人砒霜亦能活命夫旨酒美色沉面荒淫以伐命戕生此非以甘露殺人者乎良藥苦口而利於衞生忠言逆耳而藉以寡過此非以砒霜活命者乎故曰甚美者惡亦稱美好者溺性亡生之尤物世知惡之爲惡矣抑有察於美之果得爲美乎

倪文節公云貧賤之人一無所有及臨命終時脫一厭字富貴之人無所不有及臨命終時帶一戀字夫脫一厭字如釋重負帶一戀字如擔枷鎖又曰富貴貧賤所處不同至三者緊要處則一曰老病死以愚觀之則富貴者之於斯三者反不若貧賤者之無係累也向子平曰我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生不如死耳然就是以觀則生不如死亦可知矣

緩步可以當車。晚食可以當肉。史記顏闔之言也。論曰。謂顏氏之子可謂巧於處貧。漢楊王孫遺命裸葬。其言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返其眞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焉用久卽其言似非中道。然亦不可謂巧於處生死者乎。

唐裴炎之序猩猩也。曰。與之酒。兼與之屐。醉酒穿屐。則擒而刺血。隨所問而得。否則寧死。含血不與。夫身死矣。而猶靳於血。獸之愚若此。人靈於物。而其愚有類是者。今夫財色名利之溺人也。其若猩猩之於酒乎。爵賞祿位之羈人也。其若猩猩之於屐乎。饕餮致禍。重利忘身。之死而無悔者。其猩猩之寧死含血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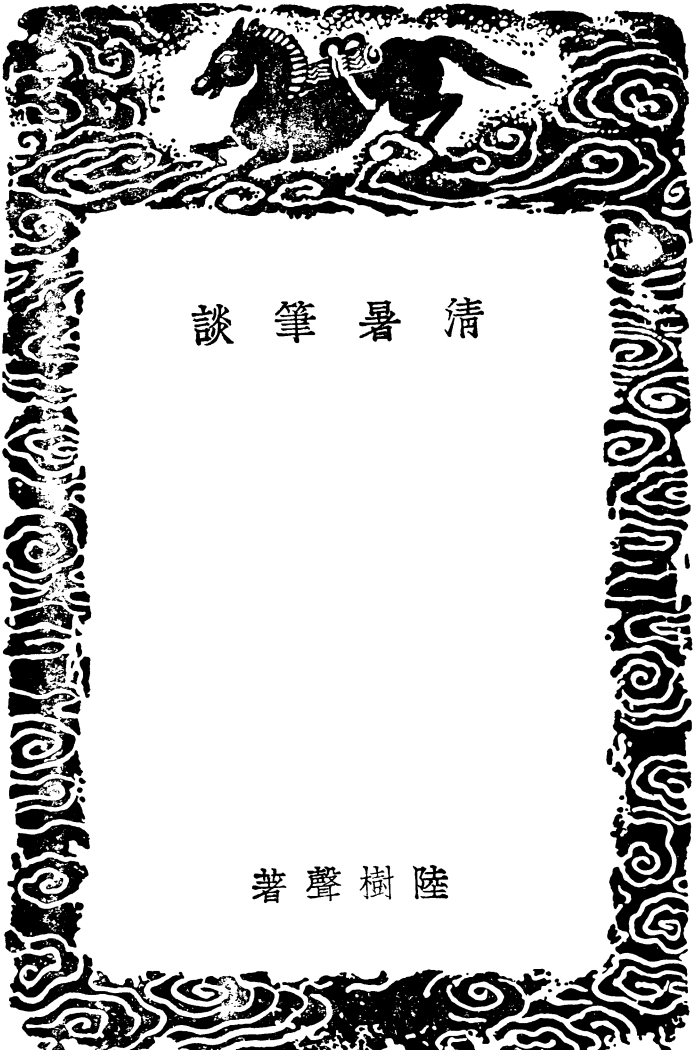
乾之內一陽交於坤而爲坎。坎爲水。坤之內一陽交於乾而爲離。離爲火。乾坤交而爲水火。水火凝合而生人。坎離者天地之用。故人之受形於天地也。先天之氣具水火。而後天之養生也。不能一日無水火。南離而北坎。心居上而腎居下。心腎交爲水火。既濟。故曰水火合則生。水火離則病。水火絕則死。

紀昌學飛衛之射。視小如大。視微知著。不易於物。而物爲我轉。造父學泰豆氏之御。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孔周挾含光之劍。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經物而物不覺。學道者之於養生也。墮肢體。黜聰明。存其精於何思何慮。若有若亡之間。冲兮若虛。神妙合而入無間。亦若此。若三子者之習於技不同。而得之神解則一。是亦可謂技而進於道矣。

神依形則生。神離形則死。故形骸者。神之宅舍。形骸屬陰。而元神屬陽。陰以實爲質。陽以虛爲用。心者虛靈之府。神明之舍。心定則神凝。心虛則神守。玉皇印經解云。子在心內運黃庭。晝夜存之得長生。黃言中。

廷言虛故養生家有曰心死則神活曰心死者則虛之謂也又曰未死而學死當生而無生曰無生者學死而忘生之謂也如曰忘氣以養形忘形以養神矣而又曰忘神以養虛蓋虛之所藏者深矣夫養生者視身爲太重則憂患易入而憂患因以傷生吾故曰養生者戒於傷生然而世有以養傷生者矣老子曰我有大患惟我有身我若無身我則何患山谷老曰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夫既身同太虛而視身若無則憂患不能入是能齊生死而處之一矣故曰夭壽不貳然又曰修身以俟則又非漫然無當而虛生浪死者矣此正先儒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養生者所宜體此

楊朱之友季梁有疾其子三致醫其一矯氏之醫曰病在有生之後欲攻其漸季梁曰豸醫也其一俞氏之醫曰病在未生之前其甚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其一爲盧氏之醫曰病出於稟生未形之先齊生死而一之也季梁曰神醫也遣之而疾瘳夫季梁之疾三致醫而疾瘳余也齋居三月內達於生死而疾自愈若季梁則猶有外之心也



清暑筆談

陸樹聲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清暑筆談

九山山人陸樹聲著

余衰老退休。端居謝客。屬長夏掩關獨坐。日與筆硯爲伍。因憶曩初見聞積習。老病廢忘。間存一二。偶與意會。捉筆成言。時一展閱。如對客譚噱。以代抵掌。命之曰清暑筆談。顧語多苴雜。旨涉淆訛。聊資臆說。以備眊忘。觀者當不以立言求備。時庚辰夏仲也。

有天地斯有山川。自一氣初分而言則曰融結。氣之成形則曰流峙。形區性別則曰動靜。水陰也。融而流動者其陽乎。山陽也。凝結而靜峙者其陰乎。故知陰陽互爲體用。

乾坤天地之體。坎離天地之用。體交也而爲用。故乾得坤之一陰而爲坎。坤得乾之一陽而爲離。坎陰也。陰中有陽。離陽也。陽中有陰。其在人身心爲離而離中有眞水。腎爲坎而坎中有眞火。故心腎交。水火濟。謂之母子胎養。丹經以硃砂煆出水銀。硃砂屬離。水銀爲眞水。以水銀煉成靈砂。水銀屬坎。靈砂爲眞火。水火升降。養成內丹。

陰陽之氣專則不能生化。如天地交而爲泰。山澤通而爲咸。水火合而爲濟。蓋交則爲用。故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或陽感而陰應。或陰合而從陽。龍陽也。然爲陽中之陰。故龍之興雲。陽召陰也。虎陰也。然爲陰中之陽。故虎之生風。陰召陽也。

人之生也。分一氣以爲形。賦一理以爲性。自夫岐形體者以爲異。而不知性無分別也。譬之境交萬燭。而

光影難分。海會百川。而水體無二。

其聚也。其散也。變化也。氣之客形也。所以主宰之者不變也。是故方其聚也。以爲有也。然自無而有。則有者未始不無。方其散也。疑於無也。然因有故無。則無者未始不有。

卯者冒也。陽氣冒地而出。建二月卦則自泰而之大壯。外卦坤變爲震。月令雷始發聲。蟄蟲啓戶。故曰卯爲天門。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子而地氣上升。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肖天地也。

寒暑天地間一大氣。萬物所同有也。而人於其間起欣厭避就。不知人之一心方與物交欲。惡起而攻之。如焦火凝冰。恬安樂性。此之謂內寒暑。

此身爲衆苦所集。有問大熱向何處避者。曰向鑊湯裏避。何以故。曰衆苦所不到。

暑中嘗默坐澄心閉目作水觀。久之覺肌髮洒洒。几格間似有爽氣。須臾觸事前境。頓失故知一切境惟心造。眞不妄語。

廣野中陽燄望之如波濤奔馬。及海中蜃氣爲樓臺人物之狀。此皆天地之氣。絪縕盪滌。回薄變幻。何往不有。故知萬象者。一聚之氣兩間之幻有也。

人與萬物孰大。物萬而人處一焉。則物大。然道生萬物。萬物之道備於人。備萬物者之謂大。大於道則物

不足言矣。是故至人能細萬物。
東坡云。凡草木之生。皆於平旦昧爽之際。其在人者。夜氣清明。正生機所發。惟物感之。牛羊旦晝之牿亡。則存焉者寡。朱子曰。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的樣子。當常在此心。如老氏云。早復張則必翕。強則必弱。與則必廢。與則必奪。此物理之自然。是謂微明。微明者微密而明著。理昭然可考見也。蓋老氏處恬淡無爲。不爲物先。方衆人紛拏攫攘。在靜地中早見以待物之必至者若此。或作權智解者。謂管商之術所自出。
聖人忘己。靡所不已。夫惟無我而後能兼天下以爲我。故自私自利從軀殼上起念者。有我也。至大至公。會人物於一身者。無我也。聖人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是兼天地萬物而爲我矣。故曰。成性成身。以其無我而成眞我。
明鏡止水。喻心體也。然常明常照。常應常止。依體有用。用不乖體。故曰。體智寂寂。照用如如。若曰。觸事生心。依無息念。則是隨塵動靜。非具足體。
余無字學。兼不好書。間有挾卷軸索余書者。逡巡引避。然遇佳紙筆入手。輒弄書數字。書後或棄去。獨喜賙佳紙筆。或謂善書者不擇筆紙。余曰。此謂無可無不可者耳。下此惟務其可者。
士貴博洽。然必聞見廣。考據精。不然則乖誤龐雜。爲後人抨擊之地。如歐陽公好集古。而黃長睿以爲攷校非其所長。然長睿自任考校精密矣。而樓攻瑰猶摘其中可疑者。謂尙多舛訛。

捶紛箋雜色者僅華美。然粉疎則澀筆。滑則不能燥墨。藏久則粉渝而墨脫。不便收摺。摺久衡裂。近稍用緊白純淨者。夫物古質而今媚。近來俗好多媚。惟所用縑素稍還古質。故余詩云。餘情寄縑素。反樸還其淳。

余不善書。自委無字性。然亦豈可盡責之性。此近於不修人事而委命者。晚年知慕八法。然衰老指腕多強。復懶放不能抑首。臨池每屈意摹倣。拙態故在。乃知秉燭不逮晝游。歐陽公云。晚知書晝眞有益。卻悔歲月來無多。

製筆考。擇毫精麤。與膠束緊慢。皆中度。則鋒全而筆健。近來作者鹵莽。筆既濫劣。惟巧於安名以鞚售。一種毫過圓熟者。不能運墨。用之則鋒散而墨漲。以供學人作義易敗而售速。予性拙書。用筆不求備。然爲馬無良御。益窘蹩矣。

國初吳興筆工陸文寶醞藉喜交名士。楊鐵老爲著穎命。託以秦中書令制官。復自注中書令秦無此官。前輩臨文審於用事若此。

墨以陳爲貴。余所蓄二墨。形製古雅。當是佳品。獨余不善書。未經磨試。然余惟不善書也。故墨能久存。昔東坡謂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墨汁小啜之。余無啜墨之量。惟手摩香澤。足一賞也。

士大夫胸中無三斗墨。何以運管城。然恐蘊釀宿陳。出之無光澤耳。如書畫家不善使墨。謂之墨癡。

硯材惟堅潤者良。堅則緻密。潤則瑩細。而墨磨不滯。易於發墨。故曰。堅潤爲德。發墨爲材。或者指石理芒

澠墨易磨者爲發墨。此材不勝德耳。用之損筆。

蔡忠惠題沙隨程氏歙硯曰。玉質純蒼理緻精。鋒鋩都盡墨無聲。此正謂石理堅潤。鋒鋩盡而墨無聲矣。安能損筆。而坡仙乃謂硯發墨者必損筆。此不知何謂。

端硯以下巖石紫色者爲上。其貴重不在眼。或謂眼爲石之病。然石理堅潤而具活眼者固自佳。若必以有眼爲端。則有飾僞眼於凡石者。西施捧心而顰。病處成妍。東家姬無其貌而效顰焉者也。

凡香品皆產自南方。南離位。離主火。火爲土母。火盛則土得養。故沉水栴檀薰陸之類。多產自嶺南海表。土氣所鍾也。內經云香氣湊脾。火陽也。故氣芬烈。

龍涎於香品中最貴重。出大食國西海海中雲氣罩覆。其下則龍蟠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飄浮水面。爲太陽所爍。凝結而堅。若浮石而輕。用以和衆香焚之。能聚烟煙縷不散。蓋龍能興雲。亦蜃氣樓臺之例也。

犀角以粟紋麤細辨貴賤。貴者爲通天犀。色理瑩徹。一種半黑白者爲班犀。或謂通天者乃其病。相傳犀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每蛻角則掊土埋之。惡其病己也。然則物之有美者。又孰知其非病也耶。

琴材以輕鬆脆滑謂之四善。取桐木多年者。木性都盡。液理枯勁。則聲易發而清越。凡木皆本實而枝幹虛。惟桐木枝幹堅實。用以製琴。或謂琴木取枯朽不勝指者。此不可不曉。

鍾子期死。伯牙絕弦不鼓。傷世無知音也。然使其音而猶之人。則以諧衆耳可也。奚子期也。如其爲至音歟。則知者宜寡。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卽世不我知。安知後世無子期者。而絕絃寂音以自傷。是何其恃

人者重自任者輕而果於待世之薄也。

余不蓄琴客有爲余解嘲者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今君并琴不蓄視靖節又進一解矣余曰雖然此近於貧漢自傅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陶元亮蓄無絃琴曰既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雖然得精而遺其粗無事于音則音與形可兩忘也然尙有琴者在。

歐陽公論琴帖自敍夷陵令時得一琴常琴也及作舍人學士再得琴後一琴雷琴也官愈昌琴愈佳然在夷陵得佳山水耳目淸曠意甚適自爲舍人學士日奔走塵紛聒聲利無復淸思乃知在人不在器苟意所自適無絃可也。

遺喧入靜者以瓢因風動棄瓢以絕聽不知耳塵雖淨心塵未盡蓋六用爲塵若從耳根返源則何所往而非靜故曰風幡非動由心運故。

右軍蘭亭在僧辨才處唐太宗令蕭翼以百計得之從葬昭陵夫太宗以天下與其子而蘭亭則未之與其靳惜若此後人論蘭亭者往往從摹刻中校量故曰蘭亭如聚訟昔嘗爲之說曰後世而有王右軍則蘭亭之後出者必勝後世如無王右軍則蘭亭當求初本不見初本正是不必論蘭亭也。

都下庖製食物凡鵝鴨雞豕類用料物炮炙氣味辛釀已失本然之味夫五味主淡淡則味眞昔人偶斷殽羞食淡飯者曰今日方知眞味向來幾爲舌本所瞞。

東坡於資善堂食河魨味美曰直得一死而梅聖俞以爲甚美惡亦稱凡世間尤物之可以溺性迷心至伐命沈生者就其初孰不以爲至美耶

東坡偕子由齊安道中就市食胡餅糲甚東坡連盡數餅顧子由曰尙須口耶客有以仕宦連蹇罷歸不自釋者余慰之曰凡仕宦所歷如飮食精麤美惡忽然過口至於果腹同歸一飽何暇追計客謂此東坡齊安道中未發之意

東坡在海南食蠔而美貽書叔黨曰無令中朝士大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使士大夫而樂南徙則忌公者不令公此行矣或謂東坡此言以賢君子望人

蓼蟲之食苦也蛣蜣之轉丸也而天下之甘與芳臭可廢矣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不知非美之爲美也何也以美惡無常是也

隆慶己巳余被召北入滯疾淮上疏再上乞休未得報移舟泊瓜步埠下會天氣乍暄運艘大集河流淤濁每旦舟子棹江濤中汲中泠泉一日舟觸罌破索他器承餘瀝以候淪茗聞金山僧飮食盥漱皆取給于此此何異秦割十五城易趙璧而荆山之人用以抵鵲

晨起取井水新汲者傅淨器中熟數沸徐啜徐漱以意下之謂之眞一飮子蓋天一生水人夜氣生于子平旦穀氣未受胃藏冲虛服之能蠲宿滯淡滲以滋化源

財虜不足言矣多蓄珍玩未免落富貴相一種嗜好法書名畫至竭資力以事收蓄亦是通人一癖是着

清淨中貪癡。

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重媿而輕死。義士重信而輕身。其段干木鮑焦田光之謂乎。

歐陽公之切于釋位歸田也。至欲以得罪去。東坡謂在他人或苟以藉口。若公者發於至情。如飢者之不忘食。以是知士非求進之難。而乞身之難也。

嘉靖壬子。余自史官請假回中途聞先資政喪。持服滿三載。又再踰年就家起南司業。甫及期移疾歸。自是無意復出。壬申內召。承乏禮書。距壬子離國門者二十年餘矣。乍到入覲。闕庭頭目眩暈。拜起踣跚。幾不成禮。東坡云。久居山林。乍入朝市。覺舉動周章。信其言不爽。

士大夫逢時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爲難。此東坡有激之言。至謂歷官一任無官謗。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此非親履其境意適於中者不能道。

士大夫處世。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勝。恐不能收實用。如眞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入朝。前譽小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土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

擫金於市者。見金而不見人。剖身藏珠者。愛珠而忘自愛。與夫決性命以饕富貴。縱嗜慾以戕生者何異。

臨海金一所。貢亭。僊居應容庵大猷二人。以道義相友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庵還我。兩人竟保晚節。昔王嘉叟與王龜齡別曰。吾輩會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每誦其言。

士大夫出處遇合得失皆有定數然得失止于生前而是非常在身後蓋身名之得失關一時之享否而公論之是非係千載之勸懲故曰得失一時榮辱千載

高子業詩云衆女競閨中獨退反成怒夫爭妍取忌有之也而獨退成怒者豈不以衆邪醜正世忌太潔耶故楊誠齋有云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所恕蔡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爲世所恕朱元晦是也昭德晁氏世多賢者自蔡京專國晁氏子姓皆安於外官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爲典客所拒衛匐從門闌下入歎曰士大夫汨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徑去蓋家世熏蒸習熟見聞故能自立若此

棋罷局而人換世黃粱熟而了生平此借以喻世幻浮促以警夫溺清世累營營焉不知止者推是可以盡達生之旨

賈太傅年二十而爲大中大夫楊太尉五十而應州郡辟馮唐白首而袴穿郎署董賢年未二十而爲三公馮元常平生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慎貴爲卿相而終於處貧修短貧富窮達其有定命若此

任安灌夫世之置論者或眇小其人也然觀其處衛大將軍魏其丞相於死生隆替之間終始不二後世稱士大夫者往往規勢以分燥濕順時而爲向背處一人之身而戀態不常如翻覆手者其視二人何如仕局中脂韋迎合工巧佞以希媚于時者一似優人登場作劇憂喜悲笑曲盡情態以取人意然不過一餉間俱成空矣

玉韞璞而輝珠處淵而媚世爭寶之三上而則足暗投而按劍忽於自售也陸士衡豪士賦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石季倫金谷澗詩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二人者考其終所及祇自道也世之言者曰君相不言命又曰君相造命此言君相處時位之得爲凡事幾得失治忽理亂當責成於己不可諉命于天非若制於時位者之可以言命也若曰威福予奪自吾而吾能陶鑄人以是爲造命而肆然物上則謬解矣

失生於得者也辱生於寵者也故得爲失先寵爲辱先惟能以未得爲失則失不足患矣以遺寵待辱則辱不能驚矣故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得委時何寵之有以順處失何辱之有

元次山作丐論自敍遊長安中與丐者爲友或以友丐爲太下者然而世有丐顏色於人丐名位于人丐權家以售邪妄以容媚惑者此之不羞而羞與丐者爲伍郭忠恕自放於酒出則從傭丐飲街肆中或詆其不倫者曰吾觀今公卿大夫中多此輩也

富者怨之府貴者危之機此爲富貴而處之不以其道者言之也乃若處榮利而不專履盛滿而知止持盈守謙何怨府危機之有

或謂立朝多異同者彭止堂曰異同無妨但願當面異同如韓范富諸公上殿相爭如虎此異同也然體國忘私同歸于是異處未嘗不同乃若外示苟同內懷猜異甚則設謬敬以爲容悅假深情以伏駭機決

意己私。不恤國是。以是爲同。非國家之利也。

祿位者。勢分也。官守者。職分也。勢分爲儻來。由乎人者也。職分有專責。由乎己者也。故士大夫之視勢分也宜假。其視職分也宜眞。乃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則所謂貴于己者。性分是也。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老氏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老氏之所謂身者。四肢六骸。舉體而言之也。孟子之所謂身者。四端萬善。卽性而言之也。故曰。人于萬類中如海一漚。發言體也。曰此心不與萬物同盡者。言性也。在釋氏則有報身法身之謂。

李翺復性篇。主排佛也。而間用其言。王坦之廢莊論。以反莊也。而多襲其語。此文章家之操戈入室者。

暇日過僧寺。入淨室。見僧掃地。次曰淨室何須着掃。僧拈起箒柄近前曰。土上加灰。余曰。棒不着便好。與二十箒柄去。

昔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刺噴爲四暢。此小安樂法。余所服二丹曰。嚥津納息爲小還丹。澄心寂照爲夜氣丹。既無火候。又免抽添。久之著效。

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調和燮理。輔元氣也。繩愆糾違。備藥石也。元氣之養貴平。藥石之用貴明。故人君者。託心膂於宰相。而寄耳目於臺諫。心膂欲其平。耳目欲其明也。

堯舜之與賢也。禹湯之傳子也。論者謂堯舜不私其子。然使啓非賢。而太甲不遷善。則禹湯有不得私其子者。故南巢之放。禹不得而有夏矣。牧夏之伐。湯不得而有商矣。以是知堯舜之善愛其子。

禪家曰絕學。玄門曰絕聖。此爲已學而絕學。既聖而絕聖。向建立處掃除。離絕名相能所皆空者言之。非未嘗學也。而可言絕學。未至聖也。而可言絕聖。儒者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使其未嘗學也。何所損哉。釋氏之輪迴。不特生死輪迴。凡念頭起滅。卽是輪迴。如前念滅而引後知。後念生而續前滅。種種取捨。無非是相。故一念之起。生之類也。一念之滅。死之類也。於中解脫是了日用中小生死。玄關牝戶。此言陰陽往來闔闢之機。交合綿續。根柢出入。是謂天地之根。或以口鼻心腎爲玄牝者。是涉形相。何以云若存也。故董思靖曰。神氣之要。會曹道沖。以爲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沖和而藏氣。俞玉吾謂坎離兩穴。妙合二土。混融神氣。不落名相者。斯近是矣。

寺刹中地獄變相。具刀林沸鑊。極陰慘之狀。使觀者悔惡遠罪。然必在當人起念處懺除。而愚惑者謂生前一切罪業。沒則可假僧梵懺除。是使爲惡者得造業於生前。祈免于身後。藉以爲釋罪之因。而恃以無恐。昔方蛟峰有云。或問鑊湯地獄中何以無和尙。曰。若使閻羅有罪。亦要和尙懺除。

無雲之月。有目者所快覩也。而盜賊所忌。花鳥之玩。以娛人也。而感時惜別者因之墮淚驚心。故或見境以生情。或緣情而起境。

文章功業之士。於世願已足。則往往求服餌以希慕長生。然于世法中取數已多。恐造物者所靳。惟以嗇處泰。廉取而薄享。以迓續其餘可也。昔白香山忠州別駕命下。明日而丹竈敗。蓋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不兩立若此。

處治安之世而戒以危亡。履盛滿之勢而戒以知止。當嗜慾之熾而戒以節忍。則諱惡其言而不之信。及其亂亡禍敗。追思其言。則無及矣。是故早見而戒未然者之謂豫。人不能以勝天。力不可以制命。故壽夭通塞豐約。自其墮地之初大分已定。如餅罌釜盎各有分量。非人所能置力增損。君子惟愼德修業以聽其自至。若曰我命在天。措人事于不修。則又非修身俟之之謂也。故曰君子不以在我者爲命。而以不在我者爲命。

書畫自得法。後至造微入妙。超出筆墨形似之外。意與神遇不可致思。非心手所能形容處。此正化不可爲。如禪家向上轉身一路。故書稱墨禪。而畫列神品。

觀舞劍而得神。聞江聲而悟筆法。此出于積習之久。一觸則詣神境。如參禪已至境界。一喝得悟者。譬之人當關而立。一喝則掉臂而過矣。靈雲之于桃花。香嚴之于擊竹。其得悟皆此類。若據以求悟。是守枯筌而索舟劍也。

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疏。只于知崇上尋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徒令人凌躐高遠。長浮虛之習。是所謂履平地而說相輪。處井幹而譚海若者也。陽明致良知之說。病世儒爲程朱之學者支離語言。故直截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于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略坐入虛談名理界中。如禪家以無言遣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而後來學人復向無言中作窠臼也。

孔子曰隱居求志孟子曰得志澤加于民所謂得志者得行其所求之志也苟道不行于時澤不加于民雖祿萬鍾位卿相不可謂得志也故昔人云不論窮達利鈍要知無愧中只是得志仕而不得行志或諉之時不可爲者往往依違衆中曰無奈時何然時亦人所爲也如荆公新法一時奉行者迎合諂隨釀成已甚間有不樂居職欲投劾去者堯夫曰此正今日仁人君子盡心之時晁美叔爲常平使者東坡貽書曰此職計非所樂然仁人於此時假以寬大少舒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少二公之言若此彼徒潔一去者于己分得矣如時弊之不可救何

世靳中千岐萬徑耳目聞見遇事之不可人意者置之或不能忘憂之而非己分所及則以無可奈何付之而已此古人所爲憂世而未嘗不樂天也昌黎有云樂哉何所憂所憂非爾力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第二集

長水日抄及其他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陸樹聲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林東塘）